

吸血獠

Xi Xue Liao 周文涛◎著



海风出版社

吸血獠

周文涛 著

海軍出版社

2005年·北京

项目策划：阎安

丛书统筹：白羽工作室

责任编辑：阎安

特约编辑：李文雅 孙健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血獠/周文涛著.—北京：海洋出版社,2005.5

“幻城”系列

ISBN 7-5027-6192-6

I.吸… II.周… III.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4080 号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>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)

北京蓝空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：8 字数：180 千字

印数：1~10000 册 定价：18.00 元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红城系列

作者介绍

周文涛 男，1975年生人，现定居苏州，有正当职业，并且干得不错。爱好文学和历史，闲暇时以读书写作自娱，曾在网上连载《修罗刀》和《吸血獠》。最大的愿望是衣食无忧，当一名人类生活的旁观者、发掘者和记录者，为此正在不懈地奋斗中。



红城系列

《费路西传奇》

随轻风去\著 54.00 元

《聚灵》

圣者晨雷\著 18.00元

《灵魂战记》

何子丘\著 36.00元

《狩魔道》

文舟\著 18.00元

《邪域龙神》

查羽龙\著 18.00元

《都市妖奇谈》

可蕊\著 36.00元

《都市妖奇谈Ⅱ》

可蕊\著 18.00元

《鬼龙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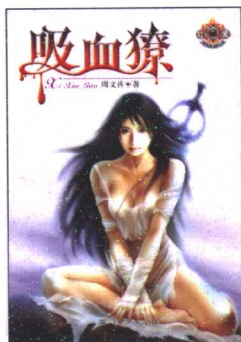
默雨\著 18.00 元

《邪恶英雄》

默雨\著 18.00元

《吸血獠》

周文涛\著 18.00元





周文 ZHOU WEN

周文： 沼南学院新生，天资聪颖，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，对事物有独到的看法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得到了吸血獠王的力量和记忆，从此踏上了和常人迥然不同的命运之旅。





李瑾瑜
LI JIN YU

李瑾瑜： 沼南学院新生，同时也是首穷派法师，拥有三朵护体青莲，能使用各种法术降妖除魔。为人善良，有极强的正义感，和周文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情愫。



郑蔚
ZHENG WEI

郑蔚： 原本是周文从小到大的玩伴兼同窗，后来被白虎精杀死并取而代之。智谋深远，法力高强，特别痛恨人类，拥有法宝二十四气阴阳镜，策划并实施了天哭术。





林欣婕

LIN XIN JIE



林欣婕： 九尾狐。

容貌妖艳，心机狡诈，法术高强，并且身怀法宝乾坤表里图。从三千年前就开始暗恋吸血獠王，为此不惜背叛同类，全心全意追随在周文身边。

吸血獠

目 次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谁在我的身体里 / 1 |
| 第 二 章 | 法师的失败 / 24 |
| 第 三 章 | 素未谋面的兄弟 / 44 |
| 第 四 章 | 心与心的距离 / 65 |
| 第 五 章 | 黑暗中的异动 / 81 |
| 第 六 章 | 温柔的陷阱 / 110 |
| 第 七 章 | 天哭市的前奏 / 127 |
| 第 八 章 | 洪水中的挣扎 / 144 |
| 第 九 章 | 孽裔族的决定 / 171 |
| 第 十 章 | 风雨飘摇 / 194 |
| 第十一章 | 先人的遗物 / 219 |
| 尾 声 | 命运的轮回 / 246 |



第一章

谁在我的身体里

天原国的六月还未到仲夏，只是这一年的暑热来得太早了。

出事的那天是六月二十八日，周文在许多年后还是记得很清楚。那天他正在城西孤峰园避暑，站在一人多高的假山石上低头凝望，对面是曲折古朴的游廊，游廊外面是碧绿的河水。一阵阵清凉的微风迎面吹来，带着荷花荷叶的清香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突然有一个稚嫩的声音在他耳边大叫：“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！”周文顿时吓了一跳，浑身汗毛都倒竖起来，他像中了邪一样，身不由己地往下跳去。

这一刻，正是下午一点三十七分。

其实对周文来说，从一人高的假山石上跳下来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，以前他曾经尝试过许多比这更危险的动作。

谁知这次却不同，他自高处落下，触地的瞬间，双脚鬼使神差般一缩，随即身体便失去平衡，往前直扑出去。惊恐中，他下意识地一伸手，不料却重重撑在游廊的红漆栏杆上。

咯的一声脆响，相伴袭来的是钻心的疼痛。

吸血獠

XI XUE LIAO

“啊！”周文脱口痛呼，他发现自己的左前臂瞬时已向上弯成了一道奇怪的弧形……

是谁？谁在说话？

听那个声音奶声奶气的，像是个连乳牙都没有出全的小男孩儿吧。可是回望假山石上，哪里有什么人？除了树叶哗哗乱响，根本连鬼影子也看不到半个。

鬼影子？难道……真的见鬼了？！

周文匆匆忙忙从孤峰园中逃了出来。他的脑子里塞满了那个奶声奶气的声音，挥之不去。于是，一种莫名其妙的强烈恐惧感油然而生，尽管太阳仍旧是刚才那要把人熬出油来的架势，周文却浑身直冒冷汗。

刚才在他耳边说话的人到底是谁？像这样来索要他的身体会是恶作剧吗？

周文不敢深想，何况这时手臂也着实疼得太厉害了，就像有小刀在里面乱挖。他不敢捧着断臂去挤公交车，只得硬撑着走了六站路，进了家附近的善人桥医院。

排队，挂号，就诊，一通折腾，又拍了张X光片，从年轻的正骨医生那里得到的诊断却是周文最不想听到的——“骨头断了”。

“啊？真的断了？”周文沮丧得想骂人，看来妈妈的一顿说教是不可避免了。

年轻的医生瞟了周文一眼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他捋起袖子把周文的五根手指逐一往外扒拉了一遍，然后握紧断臂往反方向用力一拗。

“咯咯咯”一串脆响，似乎比跌断的时候还要响亮。心惊胆战之余，周文只觉得手臂一阵酸痛……

那个年轻医生的技术似乎还不错，还没等周文叫出声，已经拍了拍手，果断地说：“好了。”

吊着个上了夹板缠着绷带的左手，周文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

光荣负伤的战士。他实在搞不懂，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无缘无故的，竟弄出这种事儿来。

不会是因为这次报考沼南学院的事情太顺利了，连老天爷也嫉妒吧？

他开始胡思乱想。很快，他发现今天的怪事还真不是一般多。

路过善人桥的时候，那里围了一大群人，而且不时地朝着桥下指指点点，也不知在议论些什么。周文好奇心起，从人缝里探出头去，见两个联防队员正从河里捞起一具硬邦邦的死尸。

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女人，朝天半张着嘴巴，直挺挺已经死透了。她的身体只剩下一层皮，似乎全身的血液都被吸干了，就像恐怖电影里的干尸。两只手被河水泡得惨白，让周文联想到死鱼的肚子和女人涂在脸上的面膜。

周文从来没看到过真正的死尸，所以尽管很害怕，却也很好奇地踮脚伸头想看看清楚。

不料才望过去，就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心腾地蹿上后脑勺——那死尸的脸竟然似曾相识。

那尸体的眼皮微微张着一条线，瞳仁半露着，死灰般的眼神刚巧与周文的视线撞到一处。周文本能地后退了几步，无意中牵动了断臂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

几个无聊的围观者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随口调侃道：“瞧这小哥脸白的，撞见鬼了吧？”

周文突觉后背上凉飕飕的，掉头就跑，引得后面一阵大笑。

周文抑制不住心头那种惶恐，一溜烟地奔回家里。

见儿子伤得这么严重，母亲陆萍大吃一惊，心疼得眼泪都下来了。等问清情况，她把周文狠狠埋怨了一通。她从这次跌断手臂，一直追述到三年前弄丢了一辆崭新的脚踏车，而这归纳起来都是因为周文不听话的缘故……

直到说累了，她才想起打电话到警卫署。她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丈夫周子佟，好让周子佟早些下班回家，多照顾照顾周文。谁

吸血獠

XI XUE LIAO

知警卫署那边好像遇到了什么重大的案件，一时半刻找不到人。

这天，周子佟直到深夜十一点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。他大概是被妻子责备得心烦，坐进藤椅里也开始抱怨下午警卫署遇到的那件离奇的案子。

“尸体浑身的血都被吸干了，真是变态……”

周文心里一动，蓦地想起了善人桥下那具死尸。他打断父亲的话问：“是死在善人桥下面的那个吗？”

“怎么，你看见韩梅了？”周子佟不经意地看了儿子一眼。

“韩梅？哪个韩梅？”周文搔了搔后脑勺，不明所以。

周子佟唉声叹气地摇了摇头：“就是那个死者。她是附近善人桥医院妇产科的主任，当年给你接生的就是她。她的天灵盖还破了一个口子，脑髓也全被吸光了……”

“啊？！”周文本能地一抖，受伤的左手撞在桌角上，一阵钻心的疼痛让他立刻叫出了声。

世界怎么一下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一切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由吧。

周文不敢去想，因为他觉得害怕。

“咦，你脸怎么这么白？”见周文抱着缠满绷带的左手，满脸痛楚，周子佟终于露出惊讶之色。而后，尽管周文一直推说没什么事，他还是放心不下，小心翼翼地揭开绷带看了看。

这一看，周子佟顿时吓了一跳，儿子肘弯的皮肤青里泛黄，都快肿成一只大馒头了。陆萍更是眼泪汪汪地埋怨他不关心儿子。此后，三人几乎都一夜没睡，周文是疼得睡不着，周子佟和陆萍是担心儿子。

第二天，周子佟夫妇特意又请了半天假，到善人桥医院托一个熟识的医生复诊，又拍了一张X光片，从手腕一直到上臂，这才发现周文肘弯处也是粉碎性骨折，当时竟没有发现。不幸中的大幸是没有错位，那个医生建议不用再矫正了，由着伤臂消肿后慢慢恢复。

这么一折腾，周文愈发没了精神，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，昏昏沉沉一直睡不踏实。而且，从那一天起，他只要一闭上眼睛，就仿佛能听见那个稚嫩的声音在耳边清晰地说——

“把……我……的……身……体……还……给……我……”

每每这声音响起，他就不寒而栗。

换了别人，也许会在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迅速消瘦，但周文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用担心事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他就把那吵人的小孩儿归之为幻觉，完全抛在脑后。果然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，他渐渐从梦魇中摆脱出来，吃得香睡得好，断臂也恢复得很快。陆萍三天两头熬骨头汤给儿子喝，油水多营养又好，结果没几个礼拜，周文反倒长胖了一圈。

郑蔚来的那天，天气格外闷热。周文一直躺在竹椅上闭目养神，听见有人敲门也懒得去理，倒是母亲陆萍急忙丢下手头的活计，趿着拖鞋赶去开门。

“阿姨好！我来看看周文。”

探头探脑的瘦长男生站在门口，带着一脸傻乎乎的笑容。这是周文从小到大的玩伴兼同窗兼同桌，平素这家伙最喜欢搜罗些稀奇古怪的事情，然后搬到别人面前添油加醋地演绎。偏又赶上周文就是爱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于是两人就成了连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密友。

“欢迎欢迎！”母亲陆萍堆起满脸笑容把郑蔚来让进来，“哎呀，这么热的天，你还跑过来……”

“应该的嘛。”郑蔚来笑着转向周文，“谁让我们是好哥们儿。”

“还说是好哥们儿呢。这么长时间连面都不露一下。”周文没好气地道。

郑蔚来讪讪地笑了笑：“谁让我没你那么好的命，同样去考闽南学院，你第一批就通过了，而我却得为参加扩招补考拼命。”

“人家郑蔚来好心来看你，你怎么还对人家阴阳怪气的。”母亲

在一旁替郑蔚抱不平。

“我哪有阴阳怪气的？您就知道数落我。行了，您去忙您的吧，不用管我们了。”周文怕母亲再唠叨，起身把她推出了自己的卧室。

回过头来招呼郑蔚坐下，周文随口问起他报考学院的情况。

“没问题，超常发挥。”说起学院刚结束的扩招补考，郑蔚的脸上少有地眉飞色舞，“我估计我们还可以继续当同学，这次进闽南学院绝对没问题！”

“哦，那好啊。要是身边没有你这么个爱散布怪事的家伙，我可能还真的不适应呢。”周文开玩笑地说。

郑蔚怔了一下，随即挠挠头，呵呵傻笑了几声：“哎，对了，我还真得到了一个足够刺激的消息。你知不知道，孙蟠丝死了。”

“孙蟠丝？”周文摇摇头，颇有几分意外。

郑蔚嘴里的孙蟠丝是他们当初的老师孙永寿，人长得又瘦又长，最拿手的本事就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到右下角，让那些个儿矮的女生只能跳着擦黑板。

这个外号是周文他们一拨调皮鬼起的，因为孙永寿右手的虎口处有条很粗的伤疤，像极了爆蟠面的浇头。

印象中，那孙老师为人刻板得离谱，在学生中的口碑自然很差。当年周文因为上课时跟女生讲话，被他当众臭骂了一通，还被他的粉笔头重重扔中鼻梁。为这事，周文当时恨那孙老师入骨，一度发狠说要把孙蟠丝推到茅坑里淹死，让他遗臭万年！

“还记得你当年发过的誓言吗？”郑蔚朝周文身前凑了凑，附在他耳边有些不怀好意地笑道，“给你说着了，他真的是死在茅坑里了！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干的？”

周文倒吸一口冷气，使劲白了郑蔚一眼：“真的假的？难不成是上茅坑不小心摔下去了？”

郑蔚摇摇头，声音忽然显得略有一丝异样：“孙蟠丝死得太离奇了。尸身塞在巷口的茅坑里，上面叮了一大堆苍蝇，臭得要命，

是一个吃坏肚子的老头儿发现后报的案。听说孙蟾丝脖子上有一处牙印，浑身的血好像都被什么东西吸干了，身体干瘪得像个木乃伊！”

周文心中“咯噔”一声，霎时脸都白了，噤声道：“又是一个！”

郑蔚很奇怪，他看了周文一眼，问：“什么叫又一个？难道还有别人……”

周文缓缓点了点头，把路过善人桥看见韩梅那件事告诉了他。

郑蔚听得目瞪口呆，过后直是羡慕周文运气好，居然还亲眼看见了案发现场。

真是孩子气！周文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末了，郑蔚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，凑近周文道：“有人怀疑那附近可能藏有巨型吸血蝙蝠，好像警卫署还特地从沿北市请了几个研究异类魔怪的专家来验尸。哎，你说我们这附近有没有可能真的存在吸血魔怪？”

周文不置可否。他发了一阵呆，嘀咕道：“孙蟾丝可真惨！”想起他一辈子住在谭家巷那间破旧的平房里，连上厕所都得跑到巷口的茅房去，心里着实觉得他有些可怜。

郑蔚看他精神不大好，就起身告辞了。郑蔚走后，周文仍躺回到竹椅里想心事。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有几分对不住那个死得莫名其妙的孙永寿，就好像孙永寿是让自己给咒死的。就在此刻，他隐隐约约又听见有人在耳边冷笑，那个声音……

一缕彻骨的寒意直冲头顶，周文顿时又出了一身冷汗。

郁闷的夏天一天天过去，眼看就要开学了。

因为跌断手臂的缘故，周文有两个多月没洗他的左手了，胳膊被绷带缠得严严实实，手心上积了厚厚一层蜡黄色的污垢，都能隐隐约约闻到异味了。他决定不征求父母的意见，先斩后奏，悄悄地把绷带拆掉，好好清洗一下手臂。总不能吊着绷带去上学吧。